

Lt:Win

东盟文艺

统筹:寒川

第397期 新加坡篇

组稿人:寒川

东海岸公园

吴亮

东海岸公园
久违了

走在步行道上
沿途的花草树木
依然熟悉
迎面而来
戴上口罩的步行者
却有几分陌生

潮水依旧有节奏地轻拍沙滩
弄潮儿少了
也没有从烧烤坑处
时而传来的嘻哈
以及阵阵扑鼻的肉香

踏上勿洛突堤
只见垂钓者
三三两两
或坐或站
各自守着希望

放眼海面
停泊岸外的货船
显然不再密集
眺望樟宜国际机场方向
但愿能够早日看到频繁起落的客机



花生

王虹宇

大雪节气那一天,想起冬夜与母亲一起就着小管笋剥花生的旧事,一时心潮漫漫,却什么也写不出,但要忘记,也不能够,就那么随着早晚脚步挂在胸膛里。

有时候觉得,走着走着,就走到了儿时的堂屋里。晚饭后餐桌板凳,仍然围坐在一起,母亲到院落外屋顶上去拿花生,不久撩开厚厚的棉门帘进来,夹裹着寒雪寒风。

花生也是凉凉冷冷裹一层寒雪寒风,母亲分给我和弟弟每人一小堆儿,自己一大堆儿,都摊在桌子上,三个人一起剥。捡一只花生捏在拇指食指中指之间,三支手指一起用力,轻轻一压,白布色的布小圆坑坑的外皮裂开,披着艳红外衣的花生米,落在手心里。

“麻屋子,红帐子,里面坐个白胖子。”每个小伙伴都猜过这谜语,花生,一点也不难,与其说是猜谜语,不如说是农家印记。麻屋子,就是花生的外面硬皮,因为布满小坑坑,感觉麻麻的,不顺滑;红帐子,是裹在花生粒儿外一层极薄的皮儿,轻易捻去,就是白白胖胖的果肉。

与一路费心费事的棉花比较起来,花生可说是特别疼人的农作物,简单易长,低调仁义。掌心里红艳的花生米,生即可食,撒土生芽可种植。

就是这样的花生米,春天三四月,松土挖坑,坑里浇一点点水,两三粒种在水湿泥壤里,土坑填平。半个月功夫,整片田地就是一层青苗。花

生秧苗不高,叶子却极好看,一墩花生秧就象一簇花丛。枝蔓生长,青绿茂盛。

再一两个月光景,隐藏在青叶子下面,一朵朵深橘红色的小花悄然开放,一茬又一茬。有些是未授粉,自开自谢,不成果,农人叫做谎花。一些是授粉成孕,花落了便生出一枝有力须根,根须自地上扎入地下,结出花生,慢慢长大。

记忆里从来不曾为了花生田特别浇过水,母亲说天气越早,土性越沙,花生生得越多且越饱满。记忆里仿佛一直都为棉花忙碌,而花生似乎第一弯腰种下去,下一个弯腰便是收成了。

收花生,母亲用四齿铁扒,高高举起,刨进花生棵里,用力,整棵花生便带着土块脱离大地,抓住秧棵抖一抖,土落了,只见花生秧下,一颗连一颗,一摞连一摞,大把大把可爱的花生,轻轻摇枝秧,有细细索索仿佛歌唱。

四齿铁扒不会伤害到地下密密麻麻的花生果实,母亲一路刨下去,我一路跟着她抖落泥土,结满果实的花生秧一排排摆在地下。大片田地,不觉便从白天到黑夜,月亮出来照耀大地,映出母亲举扒干活的剪影。

母亲很深的夜里,花生装满了手拉车,层层叠叠小山一样,这一生对满载而归最直观的理解。母亲拉车我推车,每一个关节都累散了,但花生散发特有的芳香,便一路都是飞扬的欢唱。

母亲忽然停车不动了,跑到前面才发现,不晓得是谁家在灌溉秋水,道路中间横挖了一条很深的垄沟,清凉的地下水潺潺涌流。垄沟太深了,我们都看不到,但其实都担心车

恐怕是拉不过,然而夜深了,四野无人,也没有别的路。

试试吧,母亲咬咬牙,我们把车退后一截,说好先小跑一段路,用比较快的速度,希望能一次硬冲过去。

两个人,一辆车,花生千万棵。我们开始跑起来,车沉了,我们想跑的更快。“到了!”母亲大喊一声,听到咔嚓一片水声,“用力!”,接着是“咣”的车轮下水,随着剧烈震动,大片水花扑打在我脸上身上,“用力!”母亲声音变了调,牛一样的用力,车子震动,倾斜,向前又退后,水花一层层乱扑,跳进垄沟里,用尽吃奶的力气,也帮救不到深陷的车轮,清凉的秋水迅疾的冲过小腿。

有些花生秧震落下来,随水飘走了,我也只能抢抓住靠近身边的几棵。母亲把我从垄沟拉上来,顾不得一身水湿,残酷的面对,车一误了,在深深的垄沟里。

唯一的办法,母亲回村去叫人,算一算即使最近的人家,也都还要一两里路,明知道日夜劳作已经精疲力尽的她。然而只能,看着她的身影,在月光下一点点远去,她也几次回头望我,却没有嘱咐,没有喊话。

我留下来看车,车轮卡在垄沟,小山一样的花生垛,随手剥一只来吃,迟来的晚餐,其实已经忘了晚餐,饱满的颗粒,入齿有声,浆果清甜。仰头看见,万里碧空明月一轮,将田野道路洒成银亮,垄沟里清澈的水流映着月色粼粼滚动,月色自中天而下也如清澈的水流。

我想我知道村头,影影绰绰有人来,听得到母亲与乡亲们边走边说的声音,我也就在那一刻躺在月色中天的银亮路

边,枕着水流滚动的粼粼呢喃,迷迷糊糊的不再阻止浓稠的睡意。仍然依稀听得到母亲的呼唤,听得到男人们一起吆喝着把花生车嘎拉上来的壮观;知道母亲把我背在背上,背上有泥土的味道、汗湿的味道、花生的味道,就那么一路回一路摇摇。

我想我也知道,大家帮母亲把花生卸进院子,努力分辨是哪一家的叔叔婶婶,七嘴八舌说花生长得真好;直到自己一身软软着了炕席,就再也听不得顾不得,异常放心地沉进无梦的酣眠里。

第二天清晨醒来,母亲照旧已经再下田去了,院子里堆叠叠的花生秧垛连着昨夜的记忆。此后数天,更多的花生从田里运回来,夏秋日的院子里一脉连一脉的小山。我便坐在小山脚下,一棵连一棵的摘花生。左手拿起花生秧,将根里根外嘴里嚼嚼的花生一把一把揪摘解下来,随手分出老嫩。踏实的农作里有收获的满足与快乐,快乐但并不张扬,习惯了春华秋实,都是再自然不过的四时日历。

随着地上的花生堆越来越大,肩、手、人都越来越机械了,尤其右手掌一直与根枝摩擦,已红已痛,严重时会引起水泡。于是细致的揪摘,会变成粗放的摔打:双手抱起花生秧,在木板上大力摔撞击打,大部分花生便纷纷落了,也有些飞溅起来但飞不过小山脉,零星不落的再个别找齐儿。粗放击打人可坐可立,还可以转着圈子进行,有身体舒展的活泼放纵,不过不如手摘可同时细分,难免会有些根须叶子也落在一起,熟花生嫩花生都掺在一起,需要再额外分拣一番。

熟花生也叫老花生,是分

外成熟的果实,麻麻的外壳包裹饱满的颗粒,各大,匀称,丰盈。熟花生摘下来之后,就在地面上或者屋顶摊开来风晒,待地气流失水份干燥,便可长久收藏。嫩花生则是还没来得及成熟甚至连外壳都没长好的嫩锥子,有的是小小的锥芽,有的是还未变硬的外壳-厚厚一层软软白绵绵,有的是已经长到一半的嫩果实,极新润的颗粒已成却来不及饱满。

那时候,家家小伙伴们更喜欢的其实是嫩花生。首先,熟花生基本是“不可吃”的,因为经济作物可卖钱,这根本不需要大人讲,农家孩子生来懂事都知道,所以舍不得吃,也自律着不吃。其次,水煮而言,熟花生真的不如嫩花生好吃呢。嫩花生不适宜收放或炒制,一般都随摘随煮。铁锅清水大灶台,极简单的粗盐花椒,整簸箕洗净的嫩花生哗啦啦倾进锅里。灶下大火,待蒸汽从高粱秸的锅盖腾腾冒出来,新嫩花生特有的清香真诱人,但却并不是吃的最好时候。

嫩花生煮熟,一般都会就着原有汤水浸泡待凉-凉食尤其回味,等盐水花椒的味道沁透外皮沁透果粒,慢慢退出调料与果肉最浓郁的味道。

所以最馋嘴会吃的,都不围着热锅转,而是去找一两天前煮好假透的来解馋。虽然是极不起眼的东西,但是水煮嫩花生真是朴实岁月里舌尖上的奢华,扑鼻的清香剥开来,新嫩的颗粒泡在汤汁里,咬在齿间俏皮的Q弹顺滑,与浆果的清甜饱含盐水的苏威一起铺展开来,齿感舌感味感交织,强烈的勾起欲罢不能,吃了第一颗就定移不开脚步了。甚至,还未长成浆果的嫩锥子也都有滋有味的水嚼下去。

随着院子里,连绵起伏的小山脉一点一点蚕食摘解,嫩花生几乎每天都煮,成了那一段时日最好的农家犒劳。而熟花生则坦坦荡荡,在屋顶上接受太阳。

屋顶是比地面更好的晾晒方式,既少了阴湿天气,也方便沐风,更不需满院子收成堆积抢地方。只是恐高的我,要把花生一筐筐背在屋顶真是恐怖事。母亲没有那种高高长长可以从地面伸到屋顶的木梯子,从地面到屋顶,需要背着花生筐先上墙头,再从墙头上屋檐房顶,有时候害怕会在墙头歇很久不敢动,有时候下房,人趴在屋檐但两脚怎么也找不到够不到墙头,吓得手脚发抖魂飞魄散。

但是没有别的人,也没有别的办法,再魂飞魄散也都要硬撑着做。

当然,立在屋顶上也是一番惬意,虽然只比地面高几米,但已觉得是立在人间了。花生也随摘随晒,刚开始只占数据间房顶的一小片,艳艳的太阳烤得屋顶烫脚,花生却极舒坦的享受这干烫与热风。慢慢的,越搬越多,直到晒满整个房顶;院子里的小山脉依然在拆,屋顶上已经晒得差不多的花生就堆厚或者成笼,给花生腾地方。

那一段日子,大约就是这样,从田地到院落,从秧棵到屋顶,摘摘晒晒上上下下都为花生忙。直到满院子的小山都拆散,花生秧卖给牲口的农家做饲料,满屋顶晒得厚厚的花生,因为已经日晒得失去水分,原来把硬壳涨得满满的花生仁缩水变瘦小,与硬壳之间自然留出一隙空间,宛如一弯音乐盒。于是,在翻动花生的时候,会听到哗哗啦啦清脆的歌唱。

我谈《音涛三韵》

李宁强



2020年,多事之秋,世界在隔离,人类面对新冠疫情肆虐,新加坡也不能幸免。几个月的阻断措施,行动虽受限,脑筋却不停转动,《音涛三韵》就在这期间完成所有筹划和定稿的工序。一本新书的出版需要推动力,特别是在困境中寻找新方向和能量,《音涛三韵》借助了禁足期间的宁静与反思,实现了这种逆流而上的创作勇气。

2020年也是提笔创作五十周年。1970年以“音涛”为笔名,开始写诗写散文,虽然中间因工作搁置近三十多年,如今转一个圈,又回到创作初衷,也不失为再续文字缘。书名冠有“音涛”二字,实为一种回归与总结的象征。“三韵”二字则代表五十年来三种创作形式:结合摄影与文学的文图创作,以摄影为主题的专栏文字及纯文学创作。

我一直都想出版一本综合性著作,让诗、图、摄影、散文、游记、文学、人生感悟溶于一炉,五彩纷呈;也让灵感不受牵制,自由飞扬。但这毕竟是一种新尝试,还要读

者的认同。根据这构想,《音涛三韵》分三章,第一章《文图新韵》,延续《像由心生》《千眼一点》与《心田无疆》三本摄影文集的创作形式,挑选近作36篇,以图写情、写故事;心中有故事,画面就有故事。

第二章《框中有韵》是联合晚报《心景框》专栏的46篇精选。从2016年10月开始,以摄影为主题,写人生经验、分享游摄遭遇与体会、探索旅途新发现、推广摄影这门艺术载体。由专栏文字转成读本,借此突破专栏限制,大量加入照片,让读者一边阅读,一边从配图中印证文字描述,不必凭空想象。图片之多,亦属少见。

第三章《城中乐韵》是纯文学创作的回归。2018年决定重新给报章投稿,第一篇诗作《四美一街》,1月2日刊在联合早报《文艺城》,距离1980年停笔已有38年。本章选录作品以《文艺城》刊作为主,再辅以其他文学刊

物及脸书上的作品,共24篇,其中包括几篇有关疫情的诗,正好为成书期间的时局作一印证。

2020年2月也是母亲离世之际,疫情纷乱与丧母悲痛交织,唯有借助写诗抒发心中感受。以下一些句子说明了当时的悲戚:

“你躺在宿命的卧床被带走,轮子与地板尖锐惊叫”

“额头那一枪,在心头,重重放下”

“一切都在隔离。只有隔离,世界才能相见”

“现在我拥有全部的,空。而岁月,纷纷从空中倾出”

每一句,都触动着我,也许,多年后,这悲痛还会抹拭不去。《城中乐韵》的作品比诸38年前之作更直击心灵、更令人揪心,所有创作初期的风花雪月已随岁月淡逝而去,思之慨然。

《音涛三韵》,一本综合性的书,完成于多事的2020年,对我,意义重大。

26/5/2020

三个妈妈的故事

吴莲珠



听不识字妈妈说当年,那是蔡厝港12英里半南山村蔡家的历史!我们不是大富大贵,但也有可追溯的百多年的精彩“奋斗历史”!那是三代人的努力,那是一段段汗水糊成的日历!那是三个勤劳、淳朴、不曾踏入学堂的女人的生活!

也许当年外曾祖母是蔡厝港最后一个裹脚女人,因为我没见过其他裹脚的老邻居前辈!个子矮小的她曾是三寸金莲四个矮!听妈妈说年轻的她手艺特好!她的

“绝活儿”是扎干椰壳纤维扫帚!

当时南山村对面的内东城是一大片一大片无穷无尽的椰林,她就捡椰林里的干椰壳外皮,撕掉外皮就是椰壳纤维,用铁刷刷完小碎纤维就剩下像粗线一样的细条,用细藤捆绑好,再加支粗的竹柄,既结实又耐用!然后就挑到乡里到处去卖了。听说买最多的是南山小学的老师与校长!她也扎椰树叶片子中间的那条茎,那是现在还有人用的椰叶扫。不能忘记的是外曾祖母是在70年代的某个农历新年高寿离世,子孙满堂!

我外婆长得高瘦,听说小时候也曾被“抓去”裹脚但没成功。据说她是痛到大喊大叫,不肯被绑住手脚而最后

家长才放弃的!还好没绑,不然怎么走进胶园割胶?她在哪里割胶?妈妈说在林厝港阿妈宫里面!哦!那得走好几公里的路才到橡胶园!清晨太阳还没起来就摸黑出门,把苏打饼干与咖啡带在身上,头上绑个照明小灯就穿上长胶靴出门。后来为了更早起割胶,外婆就搬到阿妈宫大姨妈的家住!她说在迷雾中割胶,最怕踏到蛇!也不知她做了多少年,不过年老退休时,在十条石南洋金融的定期存款是好几张!听说还用上与孙子的联名户头!

妈妈在战前出世,女孩子家依然没机会读书,10几岁过的是挑石灰的日子。她家姐妹多,青春岁月与石灰一起过,就当建筑工人!偶尔妈妈有个小遗憾:长得这么矮是因

挑石灰造成的!外婆生了10个孩子,前面6个女儿竟然没有一个去读书?3个儿子也没读多少,不知道是读不上,还是在乡村,压根儿就没人读书?18岁结了婚就开始跟我爸爸种田养鸡养猪了!当时家里还雇了个长工汉业叔,所以太粗重的活儿是长工做的。我只记得还有翻土用的铲泥车也是“好帮手”!后来两度被政府迫迁,只好结束养鸡生涯,搬进组屋。

这是浓缩的三个女人、三代人的生活!历时也许150年,从荒僻的蔡厝港内东成椰林到林厝港阿妈宫橡胶园,南山村养鸡养猪场,直到今天的蔡厝港新镇,新加坡真的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!这是一首不讲格律的蔡家七言打油“诗”:

金莲小脚卖椰扫
摸黑割胶要起早
挑灰铺路砌墙角
楼房筑起生活好